



日军侵华暴行 ——南京大屠杀

高兴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K765.6
/2

祖国丛书
日军侵华暴行
——南京大屠杀

高兴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同宝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日军侵华暴行

——南京大屠杀

高兴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插页 2 字数 70,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000

书号 11074·650 定价 0.56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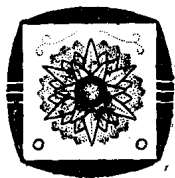
前 言

1937—1945 年的中日战争，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上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场战争，侵华日军以极端野蛮残暴的手段蹂躏和屠杀我国人民。南京大屠杀，就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国人民所蒙受的重大灾难，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实录。

关于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中外人士留下了大量的资料。许多持中立态度的外国人作了详细而审慎的记录，当时在南京的国际救济机构——国际委员会，还把外侨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向日军当局和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亲历其境、身受其害的我国同胞作了大量的控诉、记录和证词。中国慈善团体作有极为重要的收尸记录。此外，还有侵华日军为了炫耀“武功”和“战绩”，自行拍摄的照片和日本随军记者写的消息报道。最近，还发现了会攻南京的日本部队的《军状报告》和有关官兵的亲笔记录。这些，都是这一事件的确凿证据，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一场外祸。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山

河破碎，中华民族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和凌辱。惨痛的历史告诉人们，“落后是要挨打的”。重温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振兴中华，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发愤图强。



目 录

前言

- 1 深刻的历史背景(1)
- 2 南京“安全区”的出现(5)
- 3 南京的失陷(13)
- 4 日军对难民和俘虏的大屠杀(24)
- 5 “难民登记”的骗局(40)
- 6 杀人游戏和杀人竞赛(47)
- 7 尸体的掩埋和被屠杀的人数(54)
- 8 日军的兽行(69)
- 9 抢劫和破坏(81)
- 10 人民的反抗(90)
- 11 应得的惩罚(96)
- 附录 大事年表(106)

深刻的历史背景

南京大屠杀，是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旧中国首都南京后，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血腥暴行。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长期实行对外扩张政策的结果，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形成了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导的产业资本主义体系，挤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当时，日本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日本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用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侵略邻国的办法，来弥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损失。为此，日本政府以最大的努力，来建立和维持庞大的军事警察机构，发展军事工业。而由此产生的财政困难，又进一步增强了天皇制政权夺取别国领土的贪欲。这样，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就成了日本天皇制专制主义政权所特有的本质。

在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日本的

* 1868—1873年日本明治政府推行的资产阶级改革。

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并迅速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日本资产阶级迫切地要求到国外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二十世纪初,日本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进而与封建势力勾结起来,日本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对日本向外扩张掠夺最为方便,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都很落后的中国,就变成了日本天皇制政权最初的侵略对象。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漂流到台湾、被当地土人杀害的事件,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1894至1895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霸占了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所有的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十年以后,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权。再过十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所占领的岛屿和在中国的殖民特权,并向卖国贼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1927年,以田中义一为首相的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有驻华外交官以及陆海军省、关东军和参谋本部、军令部首脑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的方针。会后,田中首相向天皇上奏,叫嚣“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满蒙利权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来征服中国四百余州,……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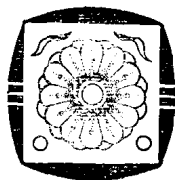
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及欧洲”，并强调“必须使用铁血”手段，“采取铁血主义”^①。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用血腥屠杀的手段来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险恶用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了。

经过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沟的南满铁路路轨，却贼喊捉贼地说这是中国军队干的，并以此为借口，突然炮轰沈阳，同时在吉林和黑龙江发动进攻，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接着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和内蒙。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实现独吞中国的野心，在北平西南郊芦沟桥挑起事端，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侵占了北平和天津以后，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

当时的中国，是在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农村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屠杀人民，对外妥协投降，致使日本军国主义者越发肆无忌惮。

在面临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时刻，中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底爆发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获得了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1937年，在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同时也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严重地打击了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蒋介石于9月23日宣布联共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形成。中国军队在华北

和上海等地英勇奋战，抵抗日军的进攻。但是，在如何实行抗战的问题上，国民党统治集团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推行一条片面的抗战路线，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这样，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虽拥有几百万大军，但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却节节败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丧失了华北和江南宁、沪、杭地区的大片土地。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是屠杀、奸淫、掳掠、焚烧和破坏的悲惨景象。12月12日，负责保卫南京的唐生智等国民党将领只顾个人的生命安全，逃离了南京。这样，几十万手无寸铁的南京人民，特别是无力逃生的老弱妇孺，和来不及撤离南京的中国士兵，就落到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



南京“安全区”的出现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相继占领上海、苏州、松江等地以后，继续向南京进犯，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精华毁灭。一位目睹日军恐怖残暴行为的美国人士写道：“在六个月以前，这一带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是中国最繁荣的部分。可是，如今……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村和小镇，农田是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妪，凄凉地耕种‘福地’。牲口有的是给杀掉了，有的是给抢去了。凡是配备现代武装的野蛮军队所能实现的各种破坏行动，日本军队是样样做到了”，江南广大地区，呈现出“难于令人相信的荒凉和破坏的景象”。^②据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估计，在南京沦陷以前，仅江南地区，中国军民死伤即达六十万人，其中一半是老百姓。^③四乡人口锐减，满目荒凉。成千上万的难民为了逃避日军的凶焰，流落在沪宁线上。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估计，从上海到南京，无家可归的难民达一千八百万人。^④

为了救济难民，中外人士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一部分无家可归的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最多的时候达到四十五万人。11月，上海的法国饶神父在南市设立难民区，收容难民二十五万人。

11月，南京的形势已经大变。中国军队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三个月之后，撤退到南京附近。11月15日，南京市民开始向长江上游疏散。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⑤一部分政府机关迁武汉办公。南京城内，大批居民和大部分外国侨民已远走他乡，或正准备离去。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大批涌到，市内一片混乱，南京已危在旦夕。鉴于情势危急，11月下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和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士会商应变办法，决定援照上海难民区的先例，建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可以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同时谋求避免日军的轰炸。不久，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公推德国人雷伯为委员会主席，杭立武为安全区(亦称难民区)总干事。后来杭立武护送古物西迁，离开了南京，由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斯博士为总干事。

当时留在南京的外侨约四十人，其中十五人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们是：

姓 名	国 籍	服 务 机 关
雷伯 (John H. D. Rabe)	德	西门子洋行
史密斯 (L. C. Smythe)	美	金陵大学
福娄 (P. H. Munro-Faure)	英	亚细亚火油公司
梅奇 (J. G. Magee)	美	美国圣公会
希尔滋 (P. R. Shields)	英	和记洋行
汉森 (J. M. Hanson)	丹麦	德士古火油公司
潘亨 (G. Schultze-pantin)	德	兴明贸易公司
麦寇 (Ivor Mackay)	英	太古公司
毕戈林 (J. V. Pickering)	美	美孚煤油公司
史波林 (Eduard Sperling)	德	上海保险公司
贝德斯 (M. S. Bates)	美	金陵大学
密尔士 (W. P. Mills)	美	长老会
里恩 (J. Lean)	英	亚细亚火油公司
德利谟 (C. S. Trimmer)	美	鼓楼医院
李格斯 (C. H. Riggs)	美	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博士兼任秘书，梅奇牧师兼任总稽查，后来增加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兼任房屋小组组长）和日本人安村三郎。另有出生在苏州的美国人费区 (G. A. Fitcher) 为安全区副总干事，他在十分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工作才能。中国人韩湘琳为粮食小组组长（韩湘琳为南京大学退休职员，1985 年春去世）。

除了国际委员会之外，另有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ommittee of Nanking)，与之进行密切的合作，主席为梅奇牧师（后来梅奇回国，担任华盛顿白宫教堂牧师）。此外，留在南京的外国人，还有《纽约时报》记者都亭 (F. Tillman Durdin,

后来担任《纽约时报》香港分社社长), 派拉蒙影片公司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cken)等, 其中不少人对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留下了详细而审慎的记录。如金陵大学教授贝德斯、安全区副总干事费区, 都曾把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暴行和恐怖情景, 写信告诉他们的上海友人。国际委员会曾把外侨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 向日军当局和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1938年, 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田伯烈, 站在爱护正义、爱护公理的立场上, 把这些材料汇编成册, 题为《日军暴行纪实》(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 中译本题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使侵华日军的暴行大白于天下。1938年6月, 郭沫若在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 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 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 “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 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后, 曾向中日双方进行交涉, 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 不驻扎军队, 不设立军事机关, 不轰炸, 使留在南京的数十万居民, 在最危急的时候, 获得一个避难的场所。国际委员会的这一要求, 获得了中国方面的完全承认。12月1日,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答应将安全区内的军事机构迁出, 撤除高射炮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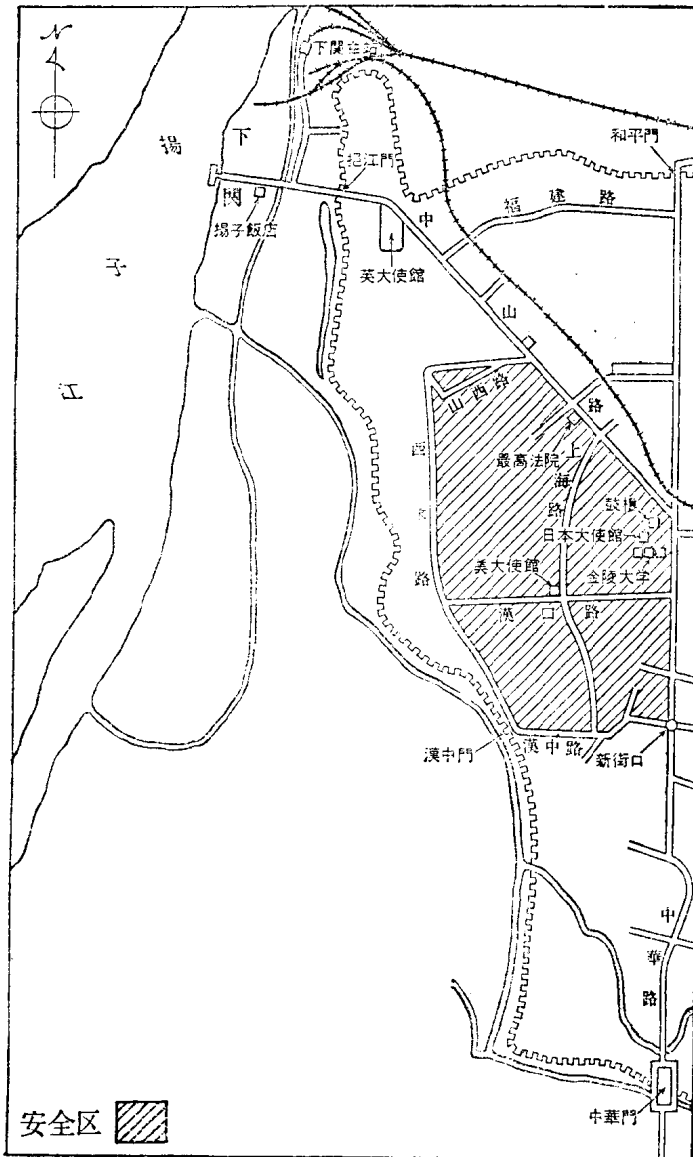
* 南京为国民党政府首都。本书中提到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南京市长”、“外长部长”等官职, 以及“司法院”、“交通部”、“铁道部”、“陆军大学”、“最高法院”、“国防最高会议”等军政机关, 均属国民党统治机构。

以确保安全区的中立；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行前将市政府所有的一切物资以及四百五十名警察，全部移交给安全区，并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国际委员会，以应付过渡的紧急时期；外交部长张群亦将私宅供安全区使用。以后，国际委员会总办公处，就设在宁海路五号张群公馆内。

国际委员会还曾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法国饶神父，请他把安全区的地图交给日军司令，要求同意成立安全区，并答应以后不骚扰安全区。据国际委员会留下的《安全区档案》第六号文件载，委员会曾获得上海日军当局的保证，表示“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①但事实完全相反，侵华日军毫无信义，12月11日就有九枚炮弹击中安全区。南京沦陷以后，日军对集中在这里的大批难民肆意屠杀、抢劫和奸淫，安全区和市内其他地区一样，成了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安全区位于市内西北部，自南到北约三公里，自东到西约二公里，总面积三·八六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南以汉中路为界，东以中山路为界，北以山西路为界（实际上还在山西路以北），西以西康路为界（该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西，越山而至上海路和汉中路的交叉点，经过神学院的男生宿舍）。在这个范围内，有日本大使馆、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荷兰公使馆、司法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鼓楼医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南京神道学院等，包括山西路高级住宅区在内。

12月10日，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安全区，所有金陵女子



南京安全区示意图

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及其他学校，都挤满了难民。国际委员会不得不把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处，打开大门接纳，并派人照管。这时，日军已占领紫金山，不断地以大炮向南京市内轰击。难民进入安全区的越来越多，比较大的私人邸宅也已用来收容难民，收容所扩展到二十五个。交通部旧厦、五台山小学、汉口路小学、陆军大学、小桃源南京外语学校、军用化学厂、金大附中、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华侨招待所、南京神道学院、司法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学蚕桑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德国俱乐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法学院、农村师资训练学校、山西路小学、金陵大学宿舍，都成了难民收容所。各收容所收容的难民，最少的二百人，最多的达一万二千人。金陵大学收容了约三万人，全部学生宿舍（现南京大学甲、乙、丙、丁、戊、己、庚楼）和教室、体育馆，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都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室内挤不下的，就露宿在操场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孺，从三千人激增到九千人，连走廊上都挤满了。

除了难民收容所外，安全区内所有的房屋都有人满之患，公共机关和私人住宅也已不再有隙地。许多人住在狭窄的芦席棚内，整个难民区已经成了芦席棚的世界。大多数芦席棚都不能避雨，每遇雨雪，遍地泥泞，难民们的境遇更加悲惨。

整个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到二十九万人，绝大多数是南京市民和从外地逃来的难民，以及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此外，下关宝塔桥英商和记洋行（今南京肉联加工